

耐人寻味  
airenxunwei

## 你们在晚餐时聊什么

□郭韶明

作家巴恩斯小时候曾把一台录音机藏在桌下,为的是证明给母亲看,晚餐绝不是她认定的那样是一件“社交大事”,无论谁说的话都跟“有趣”相差十万八千里。

他坚定地认为,母亲听完之后应该原谅自己缺席餐边絮叨,去读喜欢的书。只要把这些餐桌上的刀叉碰撞、老生常谈都回放一遍,他们自然就懂了。没想到,母亲竟然迷上了这盘磁带,说这场餐边谈话听起来就像一出戏剧。

我们和父母之间常常有这样的误会,父

母觉得晚餐重要极了,你却觉得乏味无比。父母谈兴正浓,你却毫无兴致。有趣的事情那么多,干吗要听那些陈词滥调,他们都说100遍了,还要继续说。

据说我上小学的时候,放学后还是很愿意把上学趣事、同学纷争等一件接一件地搬上餐桌的。以至于父亲一听我开口,就说:“小喇叭开始广播了。”而哥哥喜欢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吃完饭,逃离餐桌,去做自己喜欢的事。他是不喜欢说,还是不屑于说,我至今不得而知。只是偶尔逗我,把吃完的骨头摆到我面前,等我吃完,看到面前一片狼藉,大叫“不是我吃的”,他就大乐。

母亲总是善意地看着这一切,我甚至不记得她是怎么收拾残局,结束这

一餐又一餐的。等上了中学,我也不爱说话了。像当年的哥哥一样,只想早点吃完关上自己房间的门。

如今我也开始留意晚餐话题。当然不是刻意要营造什么餐边时刻,只是觉得难得人员齐整,可以趁机讨论一些话题。生活中,总有一些悬而未决的事件,需要一起做个决定;有一些已经发生的事件,需要每个人知晓。而晚餐是难得的时刻,每个人都在场,每个人都刚好没有别的事情要忙。

女儿当然也不买账。生活就是这样循环,你渐渐活成父母的样子,又在儿女身上看到当年的自己。

钢琴老师刚刚打来电话,说孩子弹的级别高了,需要多输入。多听古典乐,每周固定两个晚上,家里播放点古典乐——她正在弹的曲子、喜欢听的曲子、想弹的曲子。多看看音乐家的传记、电影、书信集,这

样有助于作品的理解。也多聊聊这些话题,但尽量做得不留痕迹。

晚餐当然是极佳时机。假装问下最近弹的曲子(其实已经知道)、创作的年代(其实是做了功课)、钢琴家那个时候经历了什么(刚刚重新看过传记)以及重点、你对这曲子的感受。当你费尽心机做完这一切,常常只感动了自己,女儿说:“我没什么感受啊。”

你准备了一肚子话,都咽了回去。人家以10分钟的“光速”吃完饭,与同学连麦写作业去了,嘻嘻哈哈,热闹无比,你被挡在了门外。

女儿从不在意什么晚餐时刻,对于你刻意去谈的话题也总是置若罔闻。相反,她会在你刷牙的时候、看书的时候、做饭的时候,跑到你旁边,滔滔不绝地说一些刚刚发生的趣事以及游戏里那些对



你来说无关紧要,对她而言却至关重要的大事件。

当然,晚餐时大人们还是会聊点什么。与早餐的匆忙相比,晚餐没有时间要赶,可以轻松愉快地谈谈这一天的趣闻,或者值得拿出来说说的事件。女儿对社会新闻、历史以及与自己相关的教育事件等比较感兴趣,有时候饭明明吃完了,还不肯离开,托着腮帮,认真地问一些“大问题”。

一个哥们儿说,他曾经被女友家的晚餐时刻迷住,女友父母那么轻松愉快地谈论一些丰富有趣的话题,不像自家的晚餐桌上,沉闷乏味,这也是他被女友迷住的原因之一。

非常男女  
eichangnannv

## 爱情“微动作”

□罗倩仪

早些年,看美剧《别对我说谎》时,就了解到人的微表情、微动作会彰显内心的真实意图,刑侦专家便可据此推测人们是否作恶。事实上,人的微动作不但会出卖他们的“恶”,也能透露他们的“爱”。

朋友小琼和她丈夫王先生被称为模范夫妻,恩爱非常,但我从未亲眼看见,直到我去南宁拜访小琼。本以为被封为模范夫妻的俩人,定有许多共同语言,常把甜言蜜语挂在嘴边。其实不然,王先生很沉默,两人的交流并不多。

直到在饭桌上,大家都吃得差不多时,王先生的表情有了微妙的变化。他只朝小琼看了一眼,小琼立刻意会,转身从冰箱里拿出一碗冰玉米粥,王先生的脸上便有了笑意。

小琼一边看着王先生津津有味地吃冰粥,一边轻抚他微微凸起的肚子,柔声细语:“哟,吃这么多呢!”王先生回看她一眼,笑意更浓了。

一转身,一抚摸,一抹笑意盈盈,我想,这就是爱情的“微动作”吧!爱情不动声色,爱意盈满一屋。

不由得想起七年前,我去登泰山,快到南天门时,看到一对年近五十的夫妇正在下山,边走边看。最让我动容的是,男人始终紧紧牵着女人的手,不是手挽手,是十指紧扣。

这种亲密无间的微动作,在中年夫妻的身上实在少见。我盯着他们的背影,举起相机,将爱定格成永恒。

有时候,爱情的微动作不一定是两人的肢体接触,但依然让人难忘。

曾在书上看过一个故事,故事里的妻子不太爱吃辣,但丈夫无辣不欢。于是,妻子时常在饭桌上放一杯水,夹菜时,先把菜放水里泡一下再吃。

虽然很多人对此提出了各种解决方式,但妻子在饭桌上的轻微举动,还是在我心里美成了一幅爱情的画卷。

也有时候,一个眼神就能造就一个动人的瞬间。前段时间,我去探望老同学雪怡,她怀孕六个月了,身体微微发胖,眼里泛着柔光。

她丈夫得知我与雪怡许久不见,有一肚子话要聊,便放下茶点,知趣地退回书房去了。他对雪怡说:“有事喊我。”我不禁发笑,能有什么事呀!

在我和雪怡畅谈的过程中,雪怡没有喊过她丈夫一次,但她丈夫却出来了好几次。

每次,他都有关切、布满爱意的眼神望向雪怡,脸上挂着淡淡的笑意,雪怡也朝他微笑。看了一眼后,他便又退回书房。这大概就是爱情最动人的微表情吧!

世上有千千万万种爱情,千千万万个爱情微动作,它们比甜言蜜语内敛,比轰轰烈烈要平静,却是一股有力量的柔情,一种穿透岁月的坚定,一份不离不弃的守候。



请本版文图作者与编辑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

## 轧花匠:好向人间轧声远 不从手工脱籽棉

中国元代《王祯农书》中已有关于原始的轧花机的记载。我国普通百姓所穿衣物,多为家织棉布缝制,特别是广大农民更是如此,故此社会上皆把“布衣”当做普通百姓的代名词,直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依然如此,农民年年都喜欢种些棉花,用于纺线织布。刚采摘的棉花,称之为“籽棉”,籽棉里除含有棉籽外,还夹杂一些碎棉叶、柴棍儿等,必须经过加工才能使用,或纺线织布,或做棉衣棉被。

轧花多为家庭妇女手工操作。匠人使用简单木制家庭轧花机,形与小粉碎机相似,呈长方箱状,高约一米二,宽近一米,机箱里有两个横向摩擦的木碾,顶端有喇叭口漏斗,用于入料,下有两块脚踏板,用于踩动操作。匠人操作时用双脚踩动踏板,

即可带动机箱里两木碾转动摩擦,把棉籽挤压出去,下端两侧皆有出口,一口滴落棉籽,一口溢流纤维,棉纤维可呈断断续续团状溢出,纤维团儿经过特制弓子绷弹,变得蓬松均匀,捆起即为棉胎,纺线织布和做被褥均可。

轧花匠一般是三人成帮,买台新式轧花机就到各村去轧花挣手工钱。轧花时,一人站在轧花车子上,往双轴间搁籽棉,其余二人摇铁轮带动双轴滚动,吸棉絮挤棉籽。轧花匠就按轧出来的棉絮重量收取加工费。

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有了较为先进的轧花机,乡村便有人购置设备,做轧花的生意。新式轧花机为铁制,由铁架、曲杠、大飞轮、踏板、皮轴等部件组成,开始依靠人



力轧棉花,后用柴油机或电机带,如今早已退出历史舞台。